

(四)

角色的多個面相

——讀蔣勳的《感覺十書》

作者簡介

蔣勳(1947 -)，台灣著名畫家、作家。曾留學法國，回台灣後主編《雄獅》雜誌，現為「聯合文學社」社長。著有《給青年藝術家的信》、《舞動白蛇傳》、《吳哥之美》、《美的覺醒》、《天地有大美》、《感覺十書：蔣勳談美》等。

內容簡介

《感覺十書：蔣勳談美》是《給青年藝術家的信》的新版，以十封信的結構，與年輕人談藝術美是什麼一回事。這裏賞析的文字選輯自第一和第二封信，寫的是故鄉和童年的氣味。其文字富想像力。想像的關鍵是視覺化或心象化。他擅於把腦海中各種意象構想出來，並加以具體化。

蔣勳以其深厚的美學和藝術史根基，回溯美感經驗的本原。他再一次提醒讀者「生活即藝術，藝術即生活」，即是說，接觸藝術，體驗藝術，探索藝術其實一點都不深奧，打開敏感的心靈，從感官知覺的感受和記憶出發，就是這麼一回事。

氣味是甚麼？

氣味不是視覺，無形狀，無顏色，看來不大真實，也不具體；它當然不是觸覺，既不能觸摸，也抓不住。那無疑屬於嗅覺，更是感覺的全體——蔣勳認為只要喚醒嗅覺這一窗口，其他感官如視、聽、味、觸覺等，也會一一活躍起來。

清代桐城派大師姚鼐說文章若只講「格律聲色」，就是「文之粗者」；必須有「神理氣味」，才去到「文之精者」的層次。他說的或許是太深的道理了，但是，說真的，我們帶着生命的氣味去創作，作品才會動人。就以李清照〈醉花陰〉為例：

薄霧濃雲愁永晝，瑞腦銷金獸。佳節又重陽，玉枕紗廚，半夜涼初透。

東籬把酒黃昏後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消魂，簾卷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。

假如抽走了氣味，只留下視覺和觸覺的效果，它還會是一首好詞麼？

氣味就在我們中間，它美化我們的生活，所以，牛肉要五香¹，香囊需要十繡²。

¹ 五香：一般指花椒、肉桂、八角、丁香、小茴香籽。

² 〈十繡香囊〉，是粵劇《六月雪》的著名一段，請參考《看戲二十篇》第三篇〈從「冤」到「痴」的寶娥——細味《十繡香囊》的言情層次〉。

多面相的角色

蔣勳在他的書中介紹了多種氣味，屬於地方的，有鄉愁的和故鄉的氣味；關於時間的，有童年的和擁抱一整個夏天的氣味，最後，以原籍中國北方的母親平日做菜的氣味作結。氣味各有特性：臭辣嗆鼻的，清幽脫俗的，甜熟馥郁的，清新香甜的，還有，母親烹調時種種食材調味料混合煤球火候的複雜氣味……。

假若放在劇場上，氣味可說是個多面相的角色了。他跳脫多變，不安本分，喜歡以不同面貌穿梭時空，登上不同的場景，訴說不同的故事，有時，還會邀約他人同場即興，其演出可謂精彩紛陳。

鄉愁氣味：臭辣嗆鼻的角色

第一個上場表演的是臭辣嗆鼻的氣味。這角色古老而原始，是來自中國西北和北方最正宗最純粹的角色。在表演過程中其性格更見具體，只見他忽然闖進異鄉客的夢境，即使人沉睡了仍要硬闖，一上舞台，立即就表演其熱油大火爆炒花椒、辣椒、豆豉、鹹魚……。這樣的情節當然叫人「涕淚橫流」，卻正是其性格的表徵。辛辣是麻中帶辣，加上了鹹和苦，混在一起就滿是刺激的臭辣，就是夠嗆！

主角的表演好像久受壓抑，要一下子釋放出來。多痛快！常說月是故鄉圓，酒是故鄉濃，這角色也不例外，表演過後他仍強橫地不肯離開，好叫人把故鄉烙刻在記憶深處——這讓他可以隨時隨地竄上來，表演他的看家本領。

故鄉氣味：清幽嫺雅的角色

接着上來的，是薑花那清幽脫俗的隱隱的氣味。這角色挑選了故鄉的另一場景，以溪谷兩岸作演出的舞台，那是寧謐無聲的，好方便我們張開心靈的瞳孔，去「看」這角色的表演。長長的海風輕拂下，只見她遠遠地把弄那細緻的絲綢，柔情如水般拋向我們，體貼我們，包裹我們，來去纏繞，來去飄拂，若隱若現，似有若無。她那嫺雅的美態正訴說着角色淡淡的幽情嗎？

果樹氣味：甜熟馥郁的角色

溯自回憶的深處，這角色，挾着果香甜熟的馥郁，登上童年的舞台，他也邀請了作者一起。一個炎夏的午後，廟後巨大的龍眼樹枝葉茂密，而在光影搖曳，蟬聲噪鬧的聲光效果幫助下，夢幻似的主角以滿溢豐厚的感覺融進了串串纍纍的甜香。戲味最濃的部分是作者窩在大樹枝桠上那一節，他被主角厚實地懷抱着，濃郁甜熟的果香味猶如母體，當下人陶醉了，閉上眼睛，就好像作了個一整個夏天醒不來的美夢。他甚至感覺如同變成大樹的一部分！好甜美溫馨的場面。這是作者對童年氣味的回憶。在這如母親的氣味包圍下，我們的作者當然只能謙退而為配角。

衣物氣味：溫柔清新的角色

繼續登場的該是怎樣的面相？他借助了最簡單的家常日用和最廉價的陽光！還是作者的童年時候，場景是最普通的家居，平常不過。道具是或新或舊的床單、被套、枕頭套，都沒有所謂，只因為日間被淘米漿洗過，被大太陽曬過，夜裏，這角色就靜靜地自床單被套的細孔中鑽出來，以溫柔的大手拂拭你，撫摸你，輕輕地，他以最熟悉的米香飯香，讓你感受到生活滿溢着幸福。

同一場景，這角色再換了一個面相，你也同場參演了這橫跨一整季的演出：端午過後，冬天衣物曬過太陽，一一給收藏起來，這角色這時早已在樟木箱裏，在層層疊疊的冬衣中間，施展看家本領，慢慢薰出特有的涼涼的清新香甜。半年以後，你再穿上冬衣，不知不覺間和她久別重逢。原來她早已登場，並以那特有的涼涼的

清新香甜，再一次環繞在你身體的四周，戀戀不捨。她要擁抱你好久好久啊，一整季的回憶讓她盡顯本色，「米漿日曬樟木樟腦丸」，這樣的名字當然不足以彰顯她獨特的性情。

廚房氣味：豐腴張揚的角色

時空也轉換了，那是作者的少年時候，演出場地轉到廚房。

廚房是在那邊的，作者其實是在這邊的書房。但是，他分明嗅到這個角色在那邊，隨着母親的烹調而大張旗鼓，飛揚跋扈。炙熱的氣味想是煤球的，異樣的清香許是屬於芹菜的，那種從海裏帶來的腥甜，應該是蛤蜊正養在水裏吐沙吧？至於那種癢鼻的辛辣，無疑是剝蒜瓣和切薑絲的氣味了。然後，是同一條魚的兩種香氣：在大油裏煎爆起的濃濃的鮮香，用文火煎烤的酥香……。許許多多的氣味如絲如縷，如湧如潛，伴隨着適時而至大大小小的各種聲音，讓書房內做着功課的作者，記得每一個烹調的細節；也讓作者曉得，廚房裏的氣味是這樣的豐腴而張揚，怎樣善於烹飪的母親，也只能是個配角。

那是作者少年時母親做菜種種複雜的香氣。那熟悉的氣味，尤其是「用文火煎烤半小時以上的魚的酥香」，是長久的感情記憶，猶如釀酒，時間愈久，愈發醇厚。那也是一種對重逢的期待，可惜在任何餐廳都沒法再尋找到。

屬於自己的氣味

每一種鮮果都有每一種鮮果的氣味。香橙、蘋果、菠蘿、香蕉，尤其是榴槤……，你閉上眼睛都知道面前的是哪一種果實。

氣味早就以不同的面相，鑽進各式各樣的橙黃橘綠之間，讓你愉快地記認。一方水，養一方人；一方水，也自然養一方的氣味。

香港有沒有她自己的氣味？那會是怎樣的一種氣味？

香港之所以名為香港，是因為昔日的香港遍植沉香木，並豐盛得往外地出口，享譽一時之故。

今天，沉香木沒有了。但是——

每當經過街市、花店、中藥店、海味鋪的時候，你都會嗅到一股不同氣味，且不要說經過賣臭豆腐的攤檔了。這時，你會不會想到：過去在荃灣、茜草灣、新蒲崗，是否該有不同的草香？在鯉魚門、鰂魚涌，在西營盤的鹹魚街，會不會都曾有過濃烈的魚腥味？

遺憾的是，這些生活中的氣味，隨着城市的發展，好一些已經漸漸消失了。

現代人會埋下「時間囊」，以保留一些要珍重的東西；我們當然有照片去記錄佳人盛會、美麗山川；我們有錄音器材，以保留富藝術性與有歷史感的聲音。但是，氣味呢？有沒有「只記錄」氣味的時間囊？

蔣勳這樣說：

嗅覺像是一種注定的遺憾，它在現實裏，都要消失，卻永遠存留在記憶裏。

因為它都要消失，所以注定遺憾；因為它永存記憶，到底是個補償。對於善於創作的人來說，它更是藝術創造的開始。

假如你久居異地，最想念香港的氣味是什麼？有人說是種種不同氣味的小吃如雞蛋仔、雲吞麵、蛋撻……。你說呢？

假如我們懷念一個人，除了他的身形樣貌表情聲音，會不會還有他的氣味？他的特殊氣味，會不會正是他的性格的重要部分？

假如我們要以文章去描寫他的話，不同面相的氣味，也許是值得琢磨的。我們又會怎樣養成屬於自己的「氣味」？

腹有詩書「氣」自華，你信不信？

延伸閱讀

「香」是個漢字的部首。《康熙字典》中收「香」字部的字共三十多個。到了今天，傳統的《辭海》裏，「香」字部只剩下八個字（香、馥、醇、馥、醜、醜、馥、馨）；其他比較流行的詞典，在「香」、「馥」和「馨」這三個常用字外，大概只會收「馥」（粵音「釐」）和「醇」（粵音「勃」，「馥醇」連用解盛大之香）兩個字罷了。

這反映了什麼？很明顯，古人的嗅覺大概比我們靈敏，可以分辨種種氣味之間的不同差異；古人也比較講究，要用不同的字去描述那種差異。而今天，懂得用「芬香馥郁」、「馨香盈袖」的已經很好；而會用「奇香馥醇」的，應是萬中無一了。

這種「退化」或許是無可奈何的。因此，蔣勳也只能夠借用不同的狀態和比喻去寫不同的香。香港作家也斯的《人間滋味》、葉輝的《食物與愛情的詠嘆調》雖然正面寫氣味的也不多，仍然可以參看。

教學建議

學生在寫描寫文的時候，大都會從視覺上着墨而較少寫聲音，寫嗅覺的就更少了。「矯枉」必先「過正」，教師不妨引導同學來一個「只寫」嗅覺的練習，這一位同學選擇新蒸起的鹹魚，那位同學寫新出爐的麵包，又有人寫從街角傳過來的焗蕃薯、炒栗子、臭豆腐氣味……。都不容易，但是，真的是值得一試的練習，互相觀摩，或互相補充，會很有好處。

甚至可以來個真實的體驗：買一個榴槤回課室（或許要跟下一課節的教師先打個招呼！），打開，讓同學先去感受，緊記當時的反應（一定很不同），然後，以文字去描寫那氣味，記下那一種濃烈的感覺。

學生一定不會忘記這個經驗。

感覺十書：蔣勳談美（節錄）

蔣勳

丫民，氣味是什麼？是空氣裡最細微最小的存在嗎？

我張開眼睛，看不見氣味；我伸出手去抓，也抓不到氣味。

但是，氣味確實存在，散布在空氣的微粒中，無所不在。

我們常常被不同的氣味包圍著。

如果在南方，你就被海洋的氣味包圍了。

我相信，你還沒有看見海，還沒有聽見海，那一陣陣的海的氣味就襲來了。

氣味無所不在，氣味也無遠弗屆。

※ ※ ※

我第一次離開故鄉，忽然發現周遭的氣味變了，好像時差一樣，故鄉的氣味，也會在夜裡忽然醒來。在異地的夜晚，以為沉睡了，以為遺忘了，那氣味卻忽然浮起，使你無眠。

原來，鄉愁也是一種氣味。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在睡夢中，忽然會嗅到一種嗆鼻的味道。很辛辣，鹹而且苦，從熱油中爆炒，升騰起熱烈刺激的臭辣，我嗆到鼻眼都是涕淚。好像是隔壁在用熱油大火爆花椒、辣椒、豆豉、鹹魚。我醒過來，真的涕泗橫流。但是，什麼都沒有，而那種氣味，那麼頑強，不肯消失。

我去過一條溪谷，兩岸都是薑花。我坐在運送林木的大卡車上，海口方向吹來長長的風。薑花的氣味，像一片細細的絲綢，在我身體四周飄拂纏繞，我仰著頭，閉起眼睛，那遠遠的薑花的香，來來去去，是這麼真實的故鄉的氣味。

我覺得童年也是一種氣味的記憶。

我的童年，有許多果樹氣味的記憶。夏天暑熱的午後，廟埕後有一棵巨大的龍眼樹。我從小學翻牆出來，背著書包，爬上龍眼樹，躲在密密的枝葉裡。外面日光葉影搖晃，隱約聽見老師或母親尋來，在樹下叫著我的名字，但那呼喚的聲音，被蟬聲的高音淹沒了。我一動不動，找到一處適合蜷窩身體的枝桠，好像變成樹的一部分，而那時，龍眼樹密密的甜熟的氣味就包圍著我。我閉起眼睛，好像在假寐，也像在作夢，夢裡一串一串累累的龍眼，招來許多蜜蜂果蠅。我童年的夢，很甜很香，好像一整個夏天都窩在那棵樹上，包圍在濃郁的氣味裡作了一個醒不來的夢。

※ ※ ※

丫民，這些年，許多老舊傳統眷村拆除改建了，你還會留著那裡氣味的記憶嗎？

很多人試圖留著歷史，保留視覺和聽覺的記憶，但是嗅覺呢？嗅覺是不是也是更真實的一種歷史？

我睡在床上，記得童年的床單、被套、枕頭套，都是用淘米的水漿洗過，晾在竹竿上，大太陽曬過，晚上睡眠時，身體被米漿和夏日陽光的氣味包裹著，那是記憶裡最幸福的氣味之一吧。

放在樟木箱裡的冬天的衣服，過了端午，曬過太陽，便收齊了，一疊一疊，夾著圓圓白白的幾粒樟腦丸。隔了半年以後，再拿出來穿，有好幾天，樟腦丸清新甜涼的氣味，樟木箱的氣味，都環繞身體四周，久久不散，好像一個季節的回憶。

許多藝術工作者，是帶著這些氣味的記憶，去寫詩，去跳舞，去畫畫，去作曲，去拍攝電影吧。沒有生命的氣味，其實很難有真正動人的作品。

※ ※ ※

把最珍貴的記憶藏起來吧，如果那記憶真的如此貴重，密密封藏起來吧，像釀造美酒一樣，越藏得久，它就越散發出淳厚悠長的氣味。

你的藝術創作，需要的是氣味，而不是太清楚可以看到、意識到的東西。

我喜歡你說的：閉起眼睛！

閉起眼睛！閉起視覺的眼睛，關閉你視覺的窗口，之後，你心靈的眼瞳才會一一張開。

我們好像缺少了一門叫「氣味」的課。但是，氣味要怎麼教呢？

少年時，母親在廚房料理，我在書房看書，隔了一段距離，我大概可以憑嗅覺，辨識很多氣味。煤球在爐子上燃燒起來的一種炙熱的氣味，不同蔬菜的氣味。芹菜是要一株一株折斷後，抽去筋絲，空氣裡就漾起一種芹菜特有的清香的氣味。哈蜊養在水裡吐沙，氣息裡多了一點腥甜。剝蒜瓣和切薑絲的氣味，最容易判斷。大鐵鍋裡熱油騰燒起來的氣味，好像一種期待；不多久「喳」的一聲，魚在大油裡煎爆起來一種香，是聽覺，也是嗅覺，之後，聽覺漸漸淡下去，一定是火苗轉小了，用文火四周煎烤的魚的酥香，持續很久。我做著功課，什麼也沒有看到，但所有的嗅覺，告訴我，每一個烹調的細節。我記憶裡那用文火煎烤半小時以上的魚的酥香，以後在任何餐廳都沒有再找尋到。

嗅覺像是一種注定的遺憾，它在現實裡，都要消失，卻永遠存留在記憶裡。

（選自蔣勳《感覺十書：蔣勳談美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9年1月出版。）